

马克思恩格斯 列 宁斯大林 研究

MAKESI ENGESI LIENING SIDALIN YANJIU

1
1996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编者的话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列宁研究》、《斯大林研究》三个杂志合并更名后的刊物，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部编辑，是不定期的理论和资料性读物，其宗旨是为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工作、教学工作和编译出版工作的人员提供有参考价值的学术和文献资料。

本刊登载新发表的马列著作和文献，有关马列著作的研究资料、背景材料，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传记与回忆材料以及他们提到或批判过的著作、人物和流派等方面的材料。此外还将介绍国内外有关学术动态，其中包括介绍西方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的某些资料和理论观点，以开阔视野，拓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

读者对本刊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希望随时告诉我们，以便不断改进。

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研究

目 录

新文献

对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
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意见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1年6月10日) (1)

经典著作考证研究

马克思说的是自己的话吗? (一)
——关于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

第3卷的基本手稿 (9)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
创作过程及理论意义 (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第2部分第3卷第5册前言 (24)

理论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对前资本主义经济
制度的分类和分析 (58)

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国家政体问题的探索	(85)
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的原则基础	(92)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神话与现实	(114)
1905年前后列宁思想的一次重大转折	(137)
新经济政策时期党的建设的新特点	(152)
官僚与斯大林主义	(162)

人物与事件

关于编写《斯大林年谱》的思考	(183)
《斯大林年谱》（一）	(192)
1949年1—2月阿·伊·米高扬中国之行的秘密使命	(225)
托洛茨基论新经济政策	(246)

国外辞典辞条选译

意识形态	(261)
------	-------

书评与书讯

《〈资本论〉续篇探索——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简介	(271)
-------------------------------	-------

对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意见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¹

(1921年6月10日)

编者按：此件由原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提供。该院将此件编入《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1卷，并已交印刷厂付印。但由于1991年八·一九事件的发生导致苏联解体和苏共覆亡，该书未能出版。1993年，应俄罗斯社会和历史问题独立研究所（在原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基础上改组而成）的邀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代表团赴俄罗斯访问。访问期间经过商谈，俄罗斯独立研究所将《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1卷的付印稿有偿转让给中共中央编译局。此件部分内容已收入《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1—16页，这次发表是按俄方提供的付印稿译出的①。

事情的实质在于，在政治上莱维许多方面是正确的。遗憾的是他干了一系列违反纪律的事，因此被开除了党籍。

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的提纲在政治上是根本不正确的。那是讲空话和玩弄左的把戏。

拉狄克摇摆不定，对“左派”的愚蠢行为作了一系列让步，从而把自己的草案初稿弄糟了。他的第一个“让步”最

①新增内容放在方括号内。

能说明问题。他的提纲的第1条《问题的范围》原来写的是（请注意）“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拥护共产主义原则**）”。后来改为（反而改坏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有社会决定意义的部分**”。

妙极了！〔您瞧，似乎比塔尔海默之流和**库恩·贝拉之流**“更左”，结果倒成了异乎寻常的蠢话。〕这样的引文削弱的正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拥护共产主义原则”的必要性。这真是荒唐之极。

为了夺取政权，在一定的条件下（包括已经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都拥护共产主义原则**这一条件），是需要工人阶级的有社会决定意义的部分的大多数在有决定意义的地方**发起冲击的**。

这样来修改、改坏这一真理，即在论述共产国际关于争取工人阶级**拥护共产主义原则**的总任务的第一条中**削弱**必须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原理，这是库恩·贝拉和塔尔海默头脑愚钝的典型表现（可恶极了，表面上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实际上该打屁股）。也是……拉狄克**易受别人影响**的典型表现。

拉狄克的提纲本来就非常冗长，没有重点，抓不住政治上的中心问题。而拉狄克还向其中掺水，把它糟蹋得不成样子。

该怎么办？我不知道。白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如果您不希望在代表大会上发生公开斗争〔（我会乐意地在会上狠狠敲打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这样做对事业是有好处的）〕，那么我建议：

（1）今天（既然布哈林坚决主张你们必须今天解决基本问题而不能再拖——其实往后拖更好）就用准确无误的表

决否定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的根本不正确的提纲。要作记录。你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而采取宽容态度，就会把一切都弄糟的。

(2) 把拉狄克未经“改善”的草案初稿作为基础，关于这种“改善”，我已举了一个例子。

(3) 委托1—3人来压缩这个提纲草案，进行修改，使它（如果能做到的话！）不再没有重点，而是清楚地、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把下述内容作为中心思想切实突出出来：

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仅是组织的领导，连共产主义原则都还没有得到这个大多数的拥护。而这一切的基础。“削弱”这个唯一合理的策略的基础，是一种罪恶的轻率的行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欧洲堆积着大量易燃物的形势下，革命有可能很快爆发，工人阶级也有可能在特殊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是，现在把共产国际的策略建立在这种可能性上是荒谬的；认为宣传的时期已经结束而行动的时期已经到来的写法和想法〔（以及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的种种无稽之谈，而拉狄克甚至在他的第一个草案①中很多方面就对他们作了让步——附带说明一下：我还未能完全照“改善过的”草案对原草案进行核对〕也是荒谬和有害的。

共产国际必须把策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有步骤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首先是在旧工会内部。这样，无论事态怎样变化，我们都肯定能够取得胜利。至于遇上极其幸运的情况而在短时期内“取得胜利”，这是傻瓜也能办到的。

① [“不是诺言，而是行动”——拉狄克按库恩·贝拉的方式解释为：“干吧”，“冲上去搏斗”。这是无稽之谈。不应该按库恩·贝拉的方式去解释言行一致。]

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必须采取《公开信》的策略。这一点要讲得直截了当，清楚明确，因为对《公开信》〔朝库恩·贝拉那边〕的动摇是最有害、最可耻的，也是**最流行的**。用不着隐瞒。凡是不懂得必须遵循《公开信》的策略的人，都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后至迟一个月**开除**出共产国际。我曾经投票赞成让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²加入共产国际，现在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错误，应该尽快地、彻底地改正这一错误。

与其像拉狄克那样长篇大论，意思含混，不如翻译《公开信》全文（如用德文，则援引全文），反复解释它的意思，而且把它作为一个范本来阐释。

我认为，策略问题的总决议应该就讲这些。

只有这样才会定下**调子**，使中心思想明确起来，不致模棱两可，使任何人都不可能作随心所欲的解释（像拉狄克那样）。

这样，拉狄克的草案初稿就会至少删去四分之三。

丢下提纲去写**小册子**并对它进行表决的做法该结束了。那样做，即使我们大家没有争论，也免不了犯局部性的错误。而如果没有重点，却有争论，我们就会犯**重大**错误，把全部事情弄糟。

再有，如果你们实在想加，可加上一些补充：根据这种策略，在细节上，作为例子，不是作为原则，恰恰是作为例子，还可作如此这般的补充。

其次。

笼而统之把塞拉蒂和莱维说成是“机会主义”，这是库恩·贝拉式的愚蠢。塞拉蒂有错误，错在哪里？应该讲得一清二楚，指明是在**意大利**问题上而不是在总策略问题上。他

错在同共产党人搞分裂，没有开除改良主义者屠拉梯之流。意大利同志们，只要做不到这一点，你们就是**自外于共产国际**。我们就开除你们³。

而对意大利的共产党人，我们要提出最严肃的忠告和**要求**：只要你们还不能够坚定地、耐心地、巧妙地**说服**塞拉蒂派工人的大多数，把他们争取过来，就不要神气，就不要玩弄左的把戏。

“莱维事件”不在总策略问题上，而在对三月行动的评价上，在德国问题上。布兰德勒说：是单纯防御。因为政府进行了挑衅。

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

(1) 一切号召进攻的喊叫都是错误的、荒谬的，可是这种喊叫多得不可胜数；

(2) 既然政府进行挑衅，企图把共产主义的**小要塞**（共产党人得到多数人拥护的中心地区）拖进战斗，那么号召**总罢工**的策略就是一种**错误**。

(3) 今后应该避免这种错误，因为右派在内战中以巧妙的手段杀害了两万工人以后，**德国**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形势。

(4) 把几十万工人（布兰德勒说是一百万。是否吹牛？是否**自我陶醉**？为什么没有各州、各城市的统计数字????）的单纯防御说成是“暴乱”，而且是“巴枯宁式的暴乱”，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违反革命纪律的行为。由于莱维还有另外一些违反纪律的行为（要准确地、极为谨慎地列举出来）所以他应该受到处分，被开除是罪有应得。

应当定出一个开除的**期限**，比如说半年。然后**允许**他重新申请入党，如果在此期间他守纪律，共产国际就建议吸收

他。

[（如果有头脑的人因为犯错误和违反纪律就被永远清除出党，而让那些遵守纪律的傻瓜习惯于别人在策略上对他们作出让步，那么其结果必将是整个党垮台。）]

（除了布兰德勒的小册子，我还什么都没有看过，这些意见只是根据莱维和布兰德勒的小册子写的。布兰德勒只证明了（如果可以说是证明的话）一点：三月行动不是“巴枯宁式的暴乱”〔莱维这样谩骂，理应被开除〕，而是几十万革命工人的英勇自卫。但无论多么英勇，由于政府从1919年1月起已通过挑衅杀害了两万工人，今后再也不要⁵在政府的挑衅面前这样应战，要到全国的而不只是一个小地区的大多数工人都跟共产党人走的时候再说。）

[（1917年七月事变不是巴枯宁式的暴乱。谁要是作这样的评价，我们就把他开除出党。七月事变是英勇的进攻。可是我们当时得出这样的结论：下一次我们决不过早地发起英勇的进攻。过早地全面应战，——这就是三月行动的实质。不是暴乱，而是错误，这个错误由于几十万人在防御中表现英勇而减轻了。）]

关于什麦拉尔，能否搞两三个材料？

如能为共产国际刊印有关各国的材料，哪怕每国两份（每份2—4页），那倒不错。〔否则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这两个傻瓜在歇斯底里地号叫，却毫无事实根据。〕

关于什麦拉尔和施特拉塞尔，都有些什么事实？

别忘了一件大事：一定要删去拉狄克提纲初稿中所有谈到“等待的党”、所有进行这种谴责的内容。一概不要⁴。

关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问题，要具体地、专门地、清楚而明确地提出

来。

如果我们两人在这方面意见不一致，我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

列 宁

1921年6月10日

注 释

- 1 此件同起草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有关。提纲委托参加代表大会的俄国代表团起草。

1921年6月1日，卡·伯·拉狄克送交列宁一份按照奥·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的建议修改过的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和一份由他们两人拟的提纲草案。列宁在装这些材料的信封上写了自己对这两个提纲草案的初步意见（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65页），之后又写了这里收载的这一详细意见。

共产国际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根据列宁的指示改写后，在有一些代表团参加的预备会议上讨论过几次，最后以俄国代表团的名义提交第三次代表大会。7月1日，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了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讲话（同上，第27—37页）；提纲于7月12日由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见《共产国际文件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提纲和号召书（1919—1932）》1933年莫斯科版第180—201页）。

- 2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Kommunistische Arbeiter Partei Deutschlands*) 成立于1920年4月，由在1919年举行的海德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的“左派”共产党人组成。1920年11月，为了便于联合德国所有共产主义力量和帮助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内的无产阶级优秀分子，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政党暂时被共产国际所接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必须放弃宗派主义，必须同德国统一共产党联合。由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的领导人没有执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只得同该党断绝关系。

- 3 意大利问题曾提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原因是意大利社会党抗

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将其开除出共产国际和承认意大利共产党为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的唯一支部的决定。

- 4 列宁可能是指拉狄克提出的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提纲初稿中的下述内容：“他们（即拉狄克所说的许多国家共产党内的中派集团。——原编者注）看到共产国际要建立的只是真正革命的群众性政党，便耸人听闻地大叫共产国际陷入了宗派主义。德国的莱维集团、捷克斯洛伐克的什麦拉尔集团等就是这样干的。这些集团的性质很清楚。这是一些用共产主义的词句和理论掩饰其消极等待革命的政策的中派集团。甚至当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多数工人已经站在共产主义立场上的时候，什麦拉尔集团还迟迟不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王丽华译 责任编辑 张祖武)

马克思说的是自己的话吗？（一）

——关于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

第3卷的基本手稿

〔德〕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夫

尤尔根·荣克尼克尔

编者按：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长期以来国外理论界对恩格斯所做的该卷编辑工作持有不同意见。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为该卷所写手稿的发表，讨论又多起来。我们认为，恩格斯为出版《资本论》第3卷所做的工作功不可没。这里发表国际马恩基金会刊物《MEGA研究》上就有关问题发表的一篇文章的一部分，谨供读者参考。

1. 问题的提出

100年前，恩格斯发表了马克思的一部长达55个印张的内容丰富的手稿，这就是《资本论》第3卷。自那时以来，围绕这卷书展开的争论从来没有中断过。争论有时显得平淡，但是始终没有止息。争论的一方宣称这是一部有系统的完全成熟的著作，另一方则认为这是一个内容庞杂的未完成的作品。介乎这两极之间，不时还发生各种各样的论争，像波浪一样时起时伏。

1894年作为《资本论》第3卷公布的这批材料，属于马

克思的最有争议的著作之列，而且这不仅仅是就经济学的观点来说的。特别是所谓的转形问题，直到最近还一再被提出来。^①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的《序言》中曾指出：“第3卷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②爱德华·伯恩施坦则把该卷称作“马克思打算出版的著作的粗糙框架”。^③维尔纳·桑巴特、柏姆-巴维克、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以及其他许多人也都把这卷书称作未完成的雕像^④。不过，有些较新的权威的编辑出版者却把该卷手稿称颂为马克思的理解力的终点和顶峰。例如有人说：“这一研究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一切本质要素第一次以系统的形式再现出来。”^⑤甚至从政治视角出发，评价也是远非一致的。桑巴特当年曾指出，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只能找到有限的材料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⑥一部较新的评论著作中则有这样一段话：“随着《资本论》第3卷的出版，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分析的理论部分或体系部分，即告完成。从此，对于资本主义

① 例如近年发表的有弗里茨·里尔迈达克的《以劳动为中介的商品生产（为价值规律恢复名誉）》1992年马尔堡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页。

③ 伯恩施坦《〈资本论〉第3卷》，见《新时代》1894—1895年第1卷第334页。

④ 桑巴特《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批判》，见《社会立法和统计档案》（各国社会状况研究季刊）1894年第7卷第571页；柏姆-巴维克《论马克思体系的终结》，见《社会科学著作》（卡尔·科尼斯延辰75周年纪念特刊）1896年柏林版第87页；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的工业危机》1913年巴黎版第203页。

⑤ 曼弗雷德·米勒《论马克思的1864—1865年〈资本论〉第3卷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1988年柏林版第25辑第6页。

⑥ 桑巴特《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批判》，见同上杂志第558页和以下各页。

发展所提出的一切重大问题，工人阶级都胸有答案。”^①

争论越久，恩格斯的《序言》就变得越不重要。争论是由一部混血作品引起这一情况，已越来越被人们遗忘。另一方面，正如列宁所说，1894年的版本确实是两个人的著作。^②文字的主体自然是马克思写的，只有少数段落出自恩格斯之手，不过他认为这些地方马克思本人也会像现在这样写的。直到130年以后，到1993年的夏天，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的基本手稿终于问世。^③现在，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对马克思的1864—1865年的手稿和恩格斯1894年出版的版本亲自进行比较，至少就大部分文字进行比较，因为恩格斯对手稿的第1章进行了加工，而这份手稿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3分册中才首次发表。至于其他各章，读者会发现，它们是严格地以基本手稿为依据的。只是第4章的手稿在这里找不到，该章是恩格斯写的。最后，读者的脑中会浮现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的1864—1865年手稿或恩格斯编辑的版本是否可以称之为《资本论》第3卷，或者说，如果以《资本论》第1卷为标准，这个第3卷是否应呈现为完全不同的样子。

关于作为《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编辑出版的这批材料的编纂情况，虽然恩格斯在相应的《序言》中已作了简要说明，但是，正如伊林·费彻尔所说的，至今人们还不知道“有多少东西应记在编者的帐上，而有多少东西属于马克思本

^① 艾克·科普夫《1867年至1895—1897年间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认识作用的反应》1974年波茨坦版第202、205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9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分册。

人”。^①早在80年前，查尔斯·吉德和查尔斯·李斯特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②显然，人们没有兴趣去考察一下，恩格斯答应的尽量提供确切的马克思原文的要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无可挑剔地得到遵守。马克思主义源流史上的这一欠帐是可以找到许多辩护理由的。理由之一就是，在恩格斯生前就已经形成的一些看法固定化起来，并成了教条而经久不变。

自乔治·卢卡奇和卡尔·科尔什以来，西欧的马克思研究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致的这一教条提出了疑问，并强调指出他们两人的哲学观点和方法论观点是不同的。各种分析最终导致这样的论点：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理论构想，而是恩格斯的。^③但是，哲学上的分析缺少经济学上的分析作为补充。这种情况由于下述原因而更加令人惊异：恰好正是在这个期间，人们围绕《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普遍持有一种看法，^④即认为只有弄清恩格斯所加上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才能查明马克思的理论的矛盾。^⑤

本世纪50年代，在东欧重新建立和组织了马克思恩格斯

① 伊林·费彻尔《从现代的视角看马克思的个性》，见霍尔斯特·克劳斯·雷克腾瓦尔德、卡尔·克利斯提安、伊林·费彻尔《有关马克思的批评意见》1988年杜塞尔多夫版第101页。

② 查尔斯·吉德、查尔斯·李斯特《国民经济学说史》1913年耶拿版第514页。

③ 阿列克斯·莫尔《新社会运动》1992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纽约版第25页。

④ 见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价值理论上的差异的研究。

⑤ 海因茨-迪特尔·吉特施泰因奈尔《自然目的和看不见的手（历史哲学思想批判）》198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柏林和维也纳版第222页。

研究工作和他们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参加此项工作者限于种种前提条件，对恩格斯出版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版本没有提出什么疑问，相反地，把这两个版本称颂为恩格斯科学创作活动的高峰，“富有创造性的最高成就”^①。简单地认定原稿本是前后一致的，编辑工作是精确无误的。刚刚开始内容方面的分析，^②但不久就停顿下来。不过，事实是无法回避的，于是迫于教条主义强制力量的压力，便进行可笑的歪曲，例如说什么“经过巨大的努力，恩格斯把这一个个的稿本变成了《资本论》的两卷书。他作为编者加进的东西是限制在极严格的范围内的，没有一处改动会损害马克思的原文的统一性”。^③直到最近，人们还拒绝“仔细查阅一下恩格斯所出版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看看有哪些句子可能不是出自马克思之手，而是恩格斯写的”。^④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出版工作毕竟有自己的逻辑，因此，尽管存在着种种惰性，在80年代中期还是着手编辑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原始手稿。

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分册形式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原始手稿编辑工作，不仅仅

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平事业）》1973年莫斯科版第426页。

② I.G.卡兹明娜《恩格斯为准备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所做的工作》，见《马克思主义史料（恩格斯诞生140周年纪念文集）》1961年莫斯科版第376—404页。

③ L.A.列昂节夫《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1970年柏林版第309页。

④ 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夫《再论〈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注释工作》，见《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1993年新辑第78页。